



在月光下 砌座小塔

夢
莉
著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夢莉著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定價：	版次：	規格：	印刷：	出版：	作者：
泰幣七十銖	一九九三年七月 曼谷第一版	大三十二開本	捷印公司	八音出版社	夢 莉

目錄

序 新的飛越	饒瓦子	一
序 夢莉的秘密	王松	八
自序		二十

寸草心		二三
珍藏一個喜悅的拜見		三一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		三七
抹不掉的情思		四〇
臨風落涕悼英靈		四七
客廳的轉變		五六

片片晚霞點點帆		五九
心的碎片		六三
人道洛陽花似錦		六七
黃蓮榨出來的汁是苦的		七六
寒花晚節香		八六
落葉・殘咽		九五
《微笑國度之歌》序		一〇〇
明月之來無窮意		一〇四
——序《明月水中來》		
心祭		一一〇
在水之濱		一二一
心中月色長不改		一二六

新的飛越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序

饒芃子

夢莉的第二本散文集《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就要出版了。同她的第一本散文集《煙湖更添一段愁》比較，這個集子裡的散文，題材拓寬了，內容也更豐富和沉實。誠然，這些作品，依然是來自她的生活，寫她對人生的感受和體驗：她童年時代心靈所遭受的劫難，青年時期求知的熱切和破碎的夢，以及她在亦商亦文人生道路上的履跡。當中有苦楚，也不無歡樂，是一組苦樂相錯的心歌。如果說，在「煙湖」中，她更多是對命運無奈的感嘆，那麼，在「月光」裡，卻更多是思考和探索。在這些作品中，我們看到，夢莉不僅僅是用自己的感情去融化生活，同時也努力用自己的智慧和思想去透視、理解生活。

這個集子裡的許多篇章，都揉合有她對人生、對社會的藝術的思考。在《寸草心》中，

她說：「每一個人的人生，都是一部現成的劇本，有的是悲劇，有的是喜劇。我的人生是屬於前的一類。」在《片片晚霞點點帆》中又說：「我有一段漫長蒼涼蕭瑟的情緒；也有一段變幻莫測浮雲的人生歷程。」她還借著「海」的意象，表現自己對廣闊天地的嚮往和追求：「海，我必須接近海，我好像與海有緣？我應愛海，愛海潮吧！可惜的是：我不會游泳！我只能輕輕地踏著浪花，踩著海灘的細沙，留戀在海濱看夕陽，看滿天的晚霞，看那遠海近海的點點漁船，片片漂帆，就像片片秋天的落葉，在藍藍的大海上飄盪……」。這段充滿詩意的文章，有如一首感悟人生的詠嘆調，形象地表達出她對於社會生活和自然世界的感知和了解。

在夢莉這個集子裡，我最喜歡的是《在水之濱》和《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在水之濱》是一篇自然素樸、文思優美的散文，我曾經在《異國的奇葩》一文中分析評論過它，贊賞這篇文章的結構藝術和深邃意蘊。《在月光下砌座小塔》是一篇有寓意的作品，它以更深層次表達作者對世情和人生的感覺和思考，抒發個人的人生體驗。這篇作品篇幅不長，就在這不長的篇幅裡，作者通過描寫兒時在中秋節不辭勞苦堆砌小塔和小塔無端端被毀，以及砌塔和毀塔前後的種種感情反應，暗喻事業的艱辛，世道的險惡，感嘆人生的殘缺和殘缺的人生。文章末尾，作者已甩掉「毀塔」的陰影，走向未來。中國古文論中有「詩言志」、「歌緣情」之說，「志」和「情」是一切文學作品的生命，但在表現上，則各有不同，或明述事理、物

理，直敘胸臆；或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夢莉這篇散文，卻兩者兼而用之，把「志」和「情」都表現得相當豐滿。

夢莉的散文，不管是寫什麼題材，是懷人還是感物，她的藝術思維，常常是絲絲縷縷地和她的生活經歷聯繫在一起。在《心中月色長不改》中，她寫自己八月中秋獨自在天台眺望天上的明月，從而勾出了昔日的一段往事：年輕時曾和摯友相約望月。這個美麗憂傷的「約會」，後來就在她心中形成了月亮「情結」。多少年過去了，玫瑰色的青春，天真爛漫的幻想，早已被流光帶走，留下來的只有一個珍藏著的心願。如今，這個小小心願引發的已不是快樂，而是傷心的一縷。接著，她從今夕的中秋月，聯想到一年中秋她在杭州西湖待月，金秋時節，滿湖的桂子香，甜潤醉人，而天上的月亮偏偏不肯露臉，弄得自己意興闌珊，因而想起古人的詩句：「幾度中秋見月來」，而自己卻是「心中月色長不改」。杭州的湖景在夢莉的散文中曾多次出現，她筆下的西湖，是藝術化的，不但有性情，有韻味，也很有趣，能解人意。由於她從前曾在杭州住過，十分熟悉西湖的山光水色、春花秋葉，所以西湖成了她懷舊情思的一種意象，常常是夢憶夢尋，一往情深。在這篇散文裡，她所抒寫的實在是一「心中的月色」，樓上的月光和西湖的待月，只是她情思的一種誘因，為她提供了傾訴心事的契機，自然的月色引發她「心中的月色」，她「心中的月色」又「點活」了自然的月色，在這兩種重疊的「月色」裡，我們看到了作家的個性、自我、心靈。

羅丹說：「藝術就是感情」。夢莉的散文，總是以情取勝，不但抒情散文如此，敘事散文也如此。在敘事散文《寸草心》中，她以母親一生的主要經歷為線索，採用層次迭進法，全文通過在烽火中離別，痛苦的希望、祖屋裡的風波，可怕的惡夢，一層深入一層，用不事雕琢、明白曉暢的筆調，勾勒出母親苦難的經歷，塑造了一位心地善良、識事明理、文雅溫厚的母親形象。對人物和事件的敘述和描寫，和著作者的抒情，像在對人們低聲傾訴似的，字裡行間，有一種刻骨銘心的真摯情懷，令人讀了酸楚惆悵。現在，母親做惡夢的日子已經過去了，作者寫她從來不提那些可怕的惡夢，但她並沒有忘記那些苦痛，而是把它們緊緊地鎖在心頭。這種不是潑墨式的而是有克制的「抒情」，實際上，是在表面的平淡中，把抒情帶到更深遠的地方，把母親悲劇的人生和那些至今仍留在內心深處的傷痕，表現得更為曲折、深沉，因而也更能打動讀者的心。

散文行文比較自由，形式不拘一格，手法也可以是多種多樣的。但在記敘性的散文裡，思緒要捭得開，又要捭得住，著實不易，這需要作者有相當的結構藝術功力。在夢莉這個集子裡，也收進一些記敘性的散文，如《人道洛陽花似錦》、《珍藏一個喜悅的拜見》等。在《人道洛陽花似錦》中，她敘述自己的洛陽之行，包括此行的前前後後，以及由此而發出的思古之幽情。這個過程，轉折很多，看到和想到的事情也很多，有實有虛，有屬於今天的，也有屬於歷史的，真可以說是古今中外、五花八門，時間和空間的跨度都很大。但她卻能順

著自己的行程，把這複雜繁多的一切，組織成一個和諧自然的藝術肌體，而且做到起伏曲折，綽約有致。她此行，從泰國經香港飛上海、杭州，再飛北京然後轉乘火車經鄭州到達洛陽。到了古都洛陽，先參觀被譽為「中國第一古剎」的白馬寺，再遊覽規模龐大的龍門石窟，還到白園去憑吊唐代大詩人白居易，最後走馬觀花似的看了「關林」和嵩山的「少林寺」。一路上，思緒萬千，不無古跡、名勝、文物的紀實，但給人印象深刻的是她對自己民族歷史文化的緬懷和讚歎，當中沒有任何虛誇和藻飾，也沒有過纖巧的形容和習慣上的引經據典，而是用自己樸實無華的筆，一一敘來，舒卷自如，筆底凝聚著作者的真情實感和幽雅的情致。

《珍藏一個喜悅的拜見》寫的只是一件事，那就是作者在北京拜見中國著名女作家冰心。會晤的時間只有半個小時，夢莉在這篇文章中，詳細地記敘了這次的拜見，完全是寫實的，冰心老人的書房，冰心老人的問話，還有那罕見可愛的白貓，作者都用細膩的筆，一筆一筆地描述，唯恐忽略了什麼，特別是她和冰心老人相見的一刹那，寫得很凝重、動情：

「冰心女士穿著一套素雅的衣服，坐在椅子上，臉上盈滿了慈祥的笑容，像一陣春風，頓時將我心中所結的諸多顧慮吹開了。我快步上前，緊緊地握著她老人家的手，她那隻溫柔的手也緊緊地握著我，我們就這樣互握著。……」

我的心，急速的跳動著，這是我祈望已久的一個希望的實現。霎時間，我心中沸騰著的那股甜潤和喜悅從胸中湧向腦海，這一股喜悅，久久的盪漾在我的腦

中，我好像見到了一位孩提時代曾使我敬佩的長輩。我高興了一陣之後，終於叫了一聲：『冰心老師：您好。』

一件事，照實寫來，并不平板，也不使人感到單調、乏味，全靠筆底的濃情調劑。據我所知，夢莉對冰心的愛慕、欽佩、崇敬之情是很深的，她早就期待著有這樣一個「拜見」，這次的會晤，時間雖短，卻極不尋常，在她內心激起的歡樂是不可言喻的，所以她說要把這個「喜悅的拜見」「珍藏」起來，這是從她內心流出來的真誠的話語。讀完夢莉這篇熱情洋溢的文章，彷彿我們也有了一個「喜悅的拜見」。

夢莉在《泰國暨南大學校友會特刊》上曾寫下這樣一段話：

「人生有夢，我想做的夢，本來都是很踏實的。」

然而，在夢境之中，我卻身不由己，我夢過不少不是我所想做的夢！

但，這有什麼辦法呢？

我只得把我所擁有的夢都珍藏起來，因為，這都是屬於我的人生。」

在這個集子裡的《落葉、殘咽》中，她又說：

「有一位文藝界的朋友，說我處于夢境與醒境之中。」

而我自己卻覺得：我這一生似乎永遠處于矛盾之間！」

看來，夢莉確實擁有自己的「夢」，但她不認為自己是「處於夢境與醒境之中」，而是

清醒地感知到世間的許多矛盾，覺得自己「永遠處於矛盾之間」。這是夢莉在對人生探索中的一個自我的超越。四年前，我初讀夢莉的散文，就有這樣一種感覺，彷彿她常常在文學創作中「憶夢」、「尋夢」、《煙湖更添一段愁》中的許多文章，就像是在「記夢」。幾年來，我不斷地讀到她的新作，直至最近，讀完《在月光下砌座小塔》的全部文稿，我明顯地感覺到，夢莉已從她的「夢境」中走出來，走向廣闊的社會，走向鮮活躍動、充滿無盡矛盾和生命的現實生活，她正面對感知到的各種矛盾，以一種新的心境，用自己的筆，在實現從現實向藝術精神的新的飛越。作為她的朋友，我為她的這種「飛越」感到格外的高興。

（一九九二、六、五、于暨南園）

夢莉的秘密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代序

王松

我這個矛盾的心情似乎一直延續到現在。我怕開哀調，但又喜歡欣賞清幽的旋律。我想：這與沮喪、氣餒、消沉、頹廢、萎靡、心灰意懶，應是沒有多大關係吧！

——夢莉：《落葉、殘咽》

我喜歡夢莉的散文，我曾經為她寫過兩篇評論文章。兩篇都是探秘，而不是評價。現在，夢莉要出版她自己的第二本散文集《在月光下砌座小塔》，要我寫篇序，我倒有些惶惑不安了。

寫序，大概就是正二八經地評價吧。其實，夢莉的散文，今天，經過了《盡在不言中》、《煙湖更添一段愁》、尤其是關於她的作品評論集《因為你是夢莉》，早已獲得了泰華文壇和廣大的泰華讀者、中國的散文專家和世界華人文學界、讀者的充分肯定和崇高的評價。天

津出版社，在中國有巨大影響的《散文》雜誌主辦的「中華精短散文大賽」，她的《在月光下砌座小塔》獲獎和在中國有巨大影響的《瞭望》週刊主辦的「情繫中華」「永芳杯」散文比賽獲得獎的《臨風落涕悼英靈》完全證明了這一點。由我來再度評價，不僅是瞎子劃圓圈，而且簡直是凡人舉手。所以，這篇短文，還是一「探秘」吧。

我這樣說，絲毫沒有抬轎子，有意把夢莉的散文吹捧上天的意思。在夢莉還沒有出版專集，只在報刊上發表一些單篇的時候，我就寫了《來自大洋彼岸的愛情》（香港《文學世界》發表時改為《夢莉散文評介》）。這篇文章是從大陸讀者的角度探索夢莉散文所反映的內容。由於長期以來貫徹一種「左」的政策（「文革」發展成登峰造極），不僅把千百萬投身于祖國革命事業、拋頭顱、洒熱血的華僑兒女打成「海外關係」的「叛徒」、「特務」，而且把許多為祖國偉大的建設事業作貢獻的愛國華僑商人看為，異端；加以任意排斥與打擊。夢莉就曾經深受其害；她的描寫愛情的矛盾心情的散文，就在這個時候出來，不僅不是偶然的，恰恰反應了廣大華僑、華人對祖國的矛盾心情。就這一點而論，夢莉的散文是有其時代的典型意義的。可是，夢莉的這本散文集所反映的她的精神面貌卻完全變了，雖然她仍然寫她的矛盾心情，描繪祖國絢麗的風光，卻是另有一番心情了。就拿西湖來說吧，她描述道：「我眺望西湖，只見春天的西湖，好似一位含羞的少女，淡抹之中卻也穿紅戴綠，容光照人」（《人道洛陽花似錦》）。那種「煙湖更添一段愁」的情緒不見了。

當然，翻遍夢莉的所有作品，都找不到有關對中國政治的片言隻語，然而，人的，特別是作家的感情，不是以人或作家的主觀為轉移的，而是必然受到客觀世界的制約的。

我的第二篇評論《試論「夢莉體」散文》，顯然是企圖探索夢莉散文的獨特的藝術風格。所謂獨特的藝術風格，只指出了「她把散文、詩、畫和小說等體裁揉成一體」。卻來不及探討是由什麼文學觀所構成的。就是說，夢莉寫出許多具有藝術力的散文作品的秘密是什麼？還沒有充分地揭露出來，因此，這篇「探秘」短文，想從這方面加以探索。

我是個寫小說的作家，按理應該吸收各種流派的養料，但是，我卻有一種排它性，不僅不喜歡外國作品中游離于作品情節的風景描寫，而且也不喜歡讀及有人物、沒有故事情節、沒有矛盾衝突、平鋪直敘的文學作品，尤其不喜歡讀散文體作品。但是，卻喜歡讀夢莉的散文。

這是什麼原因？

會不會是私人感情作祟呢？有這個因素。我和夢莉雖然只見過一次面，但她是我的同學，同窗之誼是無法忘懷的。然而，當我自己寫到一些枯燥無味的敘述，或者是借助于拳拳說教時，我就會把筆一丟，走開了；遇到電視裡那冗長的人物對話時，我也會把頻道把一扭，或者索性不看。也許，這正是中國人的欣賞習慣吧！但是，我總覺得夢莉的散文有一股魅力，在強烈地吸引著我。

那麼，這股魅力又是什麼？

我啃呀啃呀，嚼呀嚼呀，一遍又一遍，就像嚼橄欖似的。甘甜中發現了一個「我」字。當然，這個「我」字並沒有什麼稀罕，但是，當我把夢莉的所有作品從頭至尾的再讀一遍之後，這個「我」字幾乎出現在每一篇作品之中，就是說，她都是用第一人稱進行創作的。「我」是一個苦難的小女孩；「我」是一個天真無邪的幼女；「我」是一個商人；「我」是一個多愁善感、正在戀愛著的少女；「我」是一個女人；「我」是一個旅行者；「我」是一個泰籍華裔；「我」是一個革命者的後代；「我」是一個女作家……，就連為別的作家的書寫序，也充分地把「我」跟這個作家的關係寫得很充分，只有一篇《阿貴孀的一生》沒有出現「我」字，卻把「我」字隱在文章的後面，仍然使讀者感覺到是「我」的阿貴孀，感到格外的親切。

不錯，文章有各種寫法，有按照所謂純客觀的自然主義的寫法，有第二人稱、第三人稱的寫法。夢莉採取的是第一人稱的寫法，我覺得用第一人稱的寫法比較容易抒發作家的情感，使人感到親切，可信。這大概就是有人說夢莉的散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的原因吧！

然而，我以為夢莉的作品都是真實的，沒有絲毫的滲假。我指的是作家感情，我們不能要求凡是用第一人稱寫作的作家寫的事件都是作家本人的事實，這是不可能的，也完全沒有必要，而且只寫作家的個別事件，往往反而失去了真實。我們說藝術的「真」，只是藝術的

生命，指的是作家的感情，思想恰恰反映了她所處的社會和時代。夢莉的散文既沒有矯揉造作，無中生有，更不是無病呻吟，不是「假、大、空」。幾乎都是有感而發。她在《落葉，殘咽》一文中說：「一個做生意的人來寫文章，下筆實在不易，所謂亦文亦商，實際上是很矛盾的。」甚至在她那充滿詩情畫意的《片片晚霞點點帆》中也說：「我轄下的公司中，有一家代理船機齒輪箱的，銷售的對象，以漁船為主。因此，我也經常走訪漁船，自然也離不開海和海灘。」

這本《在月光下砌座小塔》和《煙湖更添一段愁》有什麼不同的話，我以為主要是作家感情的變化。司馬攻先生在《煙湖更添一段愁》的《序》中寫了一段更好的話，他說：「一切都有個盡頭，大海是河流的盡頭，黎明是黑暗的盡頭。因此煙湖所引起的一段愁，也該有個盡頭吧！」是不是到了「盡頭」呢？我說，最少是在變，從《一段愁》向《洛陽花似錦》轉變，從《寒夜何迢迢》向《心中月色長不改》轉變，從「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故鄉的雲》）到「現在，在中國，在故鄉，你們已經被追認為烈士了，你們的精神不死，你們將永遠地活在我們的心中……」（《臨風落涕悼英靈》），從「她，茫然的呆立著，淚眼模糊的凝視著那漆黑瞬息萬變的大海，」到「海，我必須接近海，我好像與海有緣？我應愛海，愛海潮吧！可惜的是我不會游泳！我只能輕輕的踏著浪花，踩著海灘的細沙，留戀在海濱看夕陽，看滿天的海霞，看那遠海近海的點點漁船，片片漂帆……」，寫得多美，多迷人啊！